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贺兰山岩画研究

美林题


贺吉德◎著 丁玉芳◎整理

贺

兰

山

岩

画

研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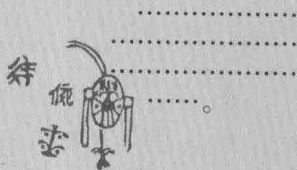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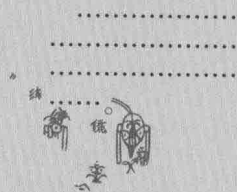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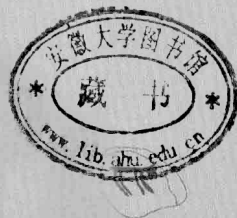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贺兰山岩画研究

贺吉德◎著 丁玉芳◎整理



美林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兰山岩画研究 / 贺吉德著; 丁玉芳整理.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6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27-05224-1

I. ①贺… II. ①贺… ②丁… III. ①贺兰山—岩画—研究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9418号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贺兰山岩画研究

贺吉德 著 丁玉芳 整理

责任编辑 杨 皎 马文梅
特邀编审 牛达生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丁 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2.5 字数 50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1567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224-1/K·730

定 价 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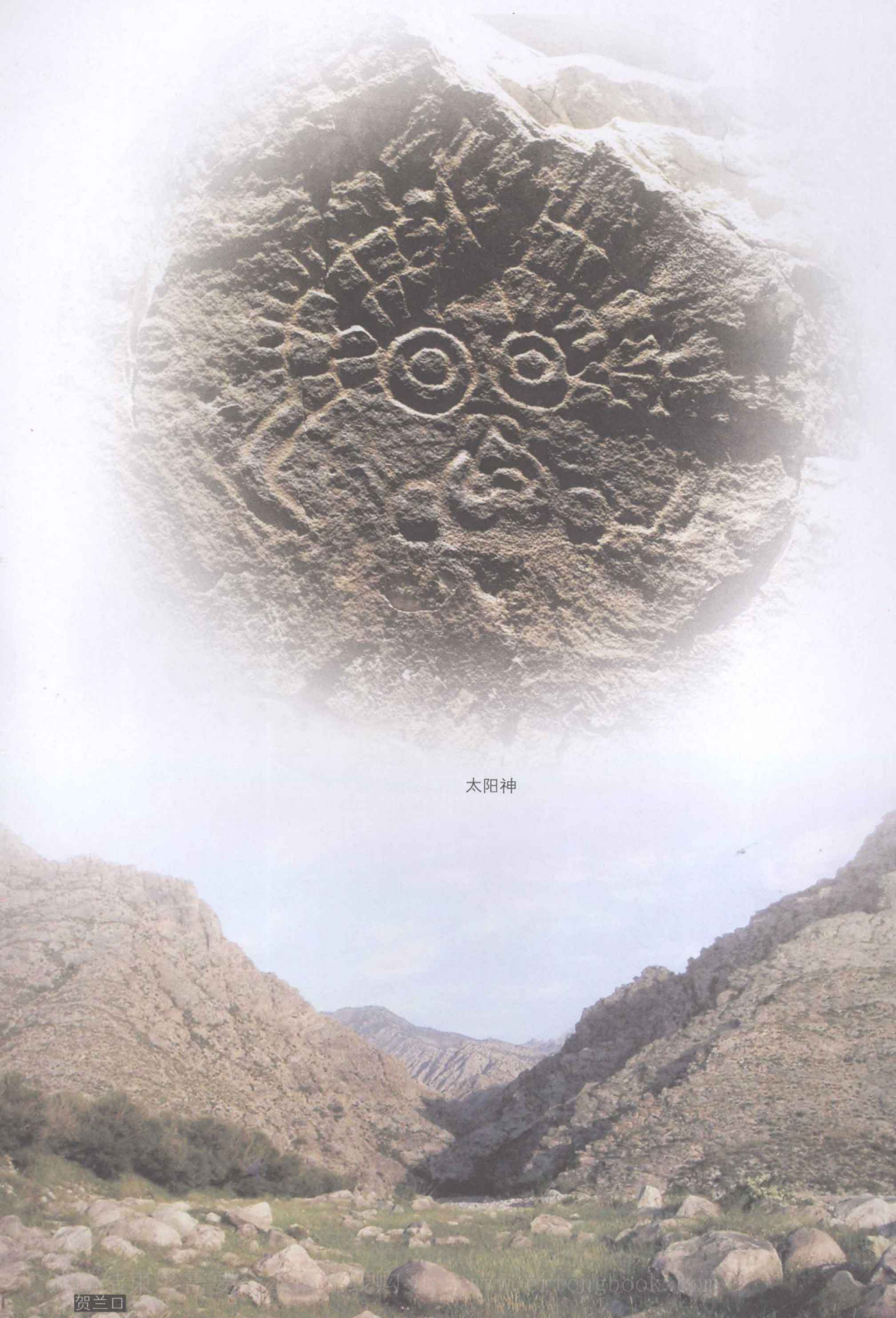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功德天品

美林恭書
音德吾師



重峦叠嶂的贺兰山



太阳神



大、小蛙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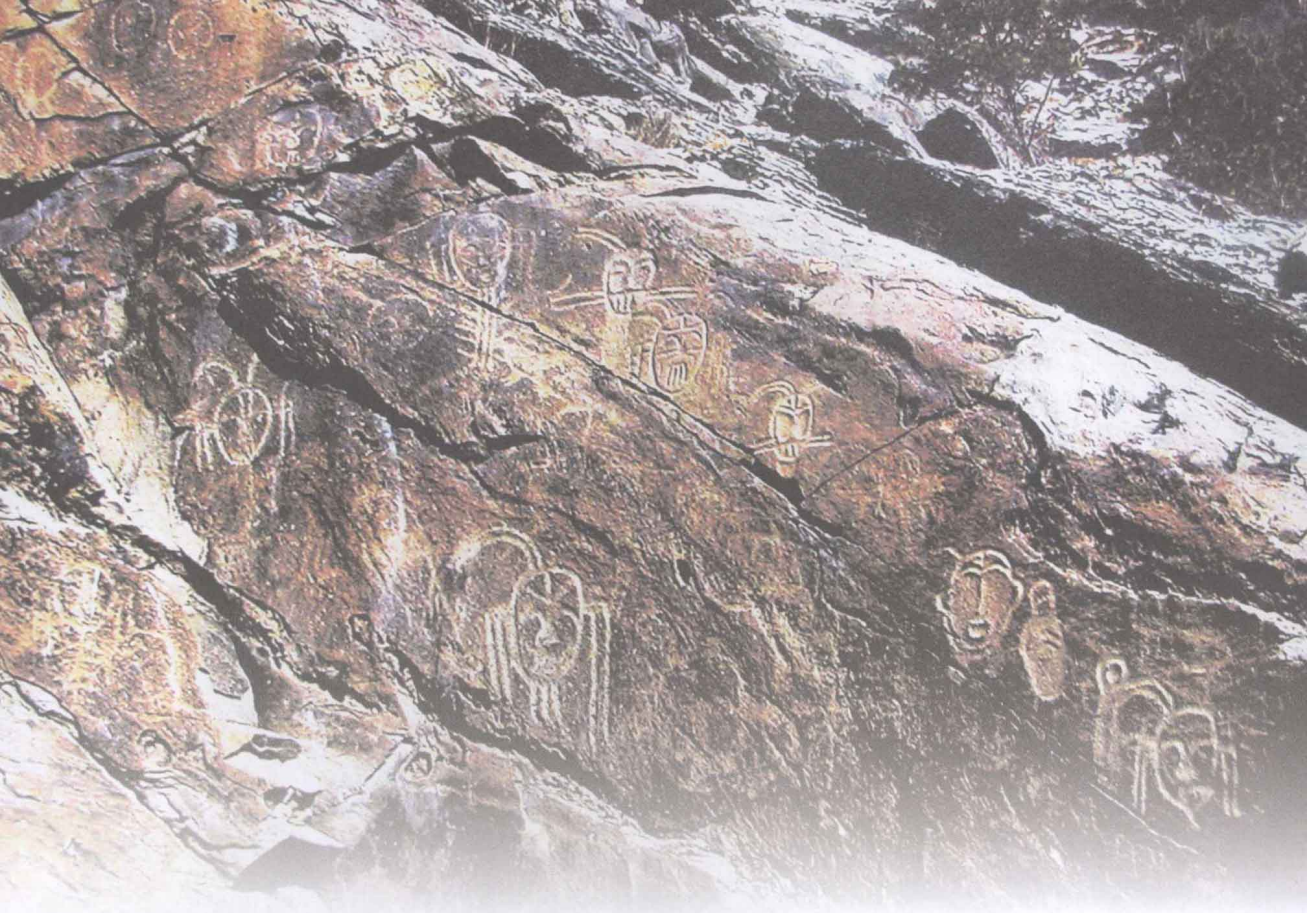
人面群像



镇山虎



同心圆



圣像壁



群鹿



母子鹿



孕牛图



放牧图





羊岩画上的冰川擦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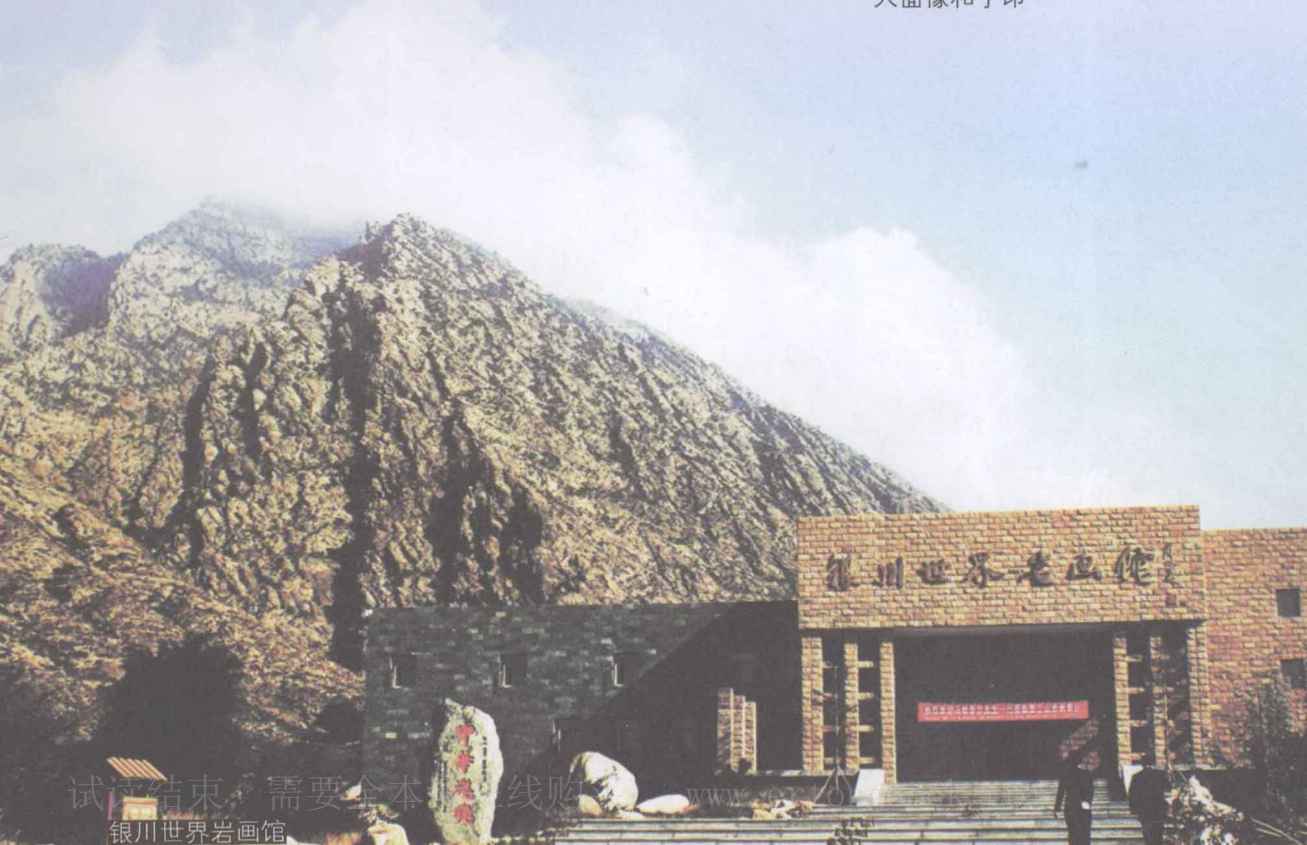
神灵崇拜类人面像



石疤痕人面像



人面像和手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去www.ccb.com 线购

银川世界岩画馆

吴忠礼 |

贺吉德先生逝世周年祭日，贺夫人丁玉芳女士邀请吉德几位生前好友小聚，大家建议，拟将先生的遗作进行整理，陆续出版，以飨同仁。经商议初步定名为《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同时推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虽然自觉才学有限，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却不敢违命。临笔之际，怀敬仰之心，思念之情，往事浮现，文在人去，不觉涕泪俱下。

吉德祖籍山西，生于银川，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参加工作后曾任中学教师和银川市人民政府外事、旅游、侨务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并一度兼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等职。

我与贺先生交往20余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能人、忙人、好人。三者相加，是“苦命人”。因为先生太有才，又有求必应，所以太忙，也太累、太苦了。先生一生不恋权位，淡泊名利，洁身自好，曾潜身山沟7年，专心研究贺兰山岩画。他博学多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建树颇丰，著作琳琅，字字珠玑。举凡除主打项目的文学类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历史、方志、金石、岩画，乃至美术、音乐等学科，均有不俗的表现。他的科研成果丰硕，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中的代表作有：《银川市志》（总纂）、《银川建城史研究》（主笔）、《贺兰山岩画的保护与开发》（主编）、《宁夏历代碑刻集》（副主编兼执笔）、《中国藏西夏文献》（副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官印·符牌·钱币卷》（主编）、《贺兰山岩画百题》和《贺兰山岩画研究》等。同时还有多部专著待整理、杀青。另外，他还发表过各类论文计百余篇。

然而，贺先生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也与一般学者大不相同，因为他有繁重



的行政职务压在身上，许多政府行为的综合性大型文案都要参与或亲自执笔。比如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保护与规划，全市旅游规划和城乡地名及街、巷、路、广场的拟名等，均需由他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定《贺兰山岩画发展规划》和促成我国第一部关于岩画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的产生以及成功地将《宁夏贺兰山——西夏陵风景名胜》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评为非正式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为“申遗”打下良好的基础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至于写文章、著书，对于他来说，只能算是业余奉献了，完全靠挤占节假日和平时的休息时间去完成。这就等于说，他是拿健康与生命换来的文字。因此同志们都夸他是“双肩挑”的复合型人才。但其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令人扼腕，唏嘘啊！

人言道：天命勿抗，吉凶难预，生命靡常。正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生前给自己预写的《挽歌诗》中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认为人的生死乃是自然规律，生人大可不必过度悲伤。贺先生终年六十六岁，年过花甲，介于“耳顺”（六十岁）和“不逾矩”（七十岁）之间，而且他生前荣誉多，众人敬仰，家庭幸福，子女奋进，又有大量文著传世，芳名永播，可谓“生也荣”“死也哀”，也算是“朝闻夕死”（见《论语·里仁篇》）和“永安幽冥”（见《文选》曹植《王仲宣诔》）了。战国思想家庄子也说过“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见《庄子·至乐》），其意思是人死了就像到了“大房子”（指宇宙）中去安息，人人同此归宿，何悲之有呢？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拟出版十部左右，初步计划由《贺兰山岩画研究》《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贺兰山岩画拓片精选》《银川史稿》《老子校笺》《贺吉德撰碑记》《开发银川历史文化资源思考录》《贺吉德西夏研究卷》《宁夏水洞沟》《宁夏历代志书》和《宁夏历史建筑杂文》等组成，将由贺夫人丁玉芳为主，辅以牛达生、汪一鸣、胡迅雷、杨满忠和吴忠礼等人协助，并组成编委会，争取政府支持，社会赞助，共襄玉成。

千言万语，无法颂君之德、之才、之功于万一，庶几聊慰英魂矣。是为序。

壬辰年孟夏

（吴忠礼：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宁夏著名文史研究专家）

序言 XUYAN

龚田夫

关于岩画在人类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早就著书立说,并使之在西方早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今天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艺术史的教科书上,也往往从岩画开始讲起。

虽然对于岩画的发现和记录,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国岩画大规模的发现和记录却是近几十年的事。经过专家学者、文物考古部门和地方政府长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岩画文化的总体面貌日渐清晰。

事实表明,虽然最早的中国岩画是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尚待确认,但应该确认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中国就存在着一个与上至新石器工具文化、彩陶文化、玉文化,下至铜石并用文化、青铜文化、终结于铁器文化,与诸多已知的考古文化并存的岩画文化。

由于中国岩画分布广、数量大、类型多、持续时间长,因此可以说,缺少了岩画文化的历史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众对岩画已不再陌生,许多地方政府也开始把岩画打造成本地的文化品牌加以推广,目前,在此方面做得最好的公认当属宁夏。在这里不仅出现了一批岩画研究专家,并出版了大量有关岩画的著述,多次召开了有关岩画的学术会议,成立了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和多个岩画研究团体。还建起了国内第一座大型岩画专题博物馆。由此可见宁夏人对岩画文化的重视,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可谓遥遥领先。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相对于其他古代文化,中国岩画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十



序言

分滞后。长期困扰着研究工作症结其实就是一个断代问题。因为已知的中国岩画绝大部分均为贺兰山岩画这样的露天石刻岩画,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恐怕还难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其准确地分别断代。按照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调查和记录之后,没有断代的依据,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这恐怕也是各地文物考古部门对岩画研究往往望而怯步的主要原因。

相对于中国其他已知的考古文化,岩画文化是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在无法断代的前提下,如何开展中国岩画的研究,如何使中国岩画研究在调查记录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摆脱初期研究中那种介绍性的或者是望图生义的模式,这是现在有志于中国岩画研究的相关学者所共同思考的问题。

从西方传授过来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在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建立起各自当下的研究体系。所以现在不应该苛求中国岩画研究的学术水平马上就能与这些学科的研究水平等量齐观。建立起适合中国岩画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尚需时日。目前对中国岩画研究还只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来推进。以便为将来中国岩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打下基础。以求最终把不同种类的中国岩画与已知的考古文化结合起来,彻底破解中国岩画的种种谜团,争取早日把中国岩画文化写进教科书。

据我所知,老贺申请到的这个课题,是银川市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宁夏第一个获批的有关岩画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贺能做这个项目,除了他本人的学术功底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还反映了他的性格。颇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度。搞过岩画研究的人都明白,这是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这个课题难度很大,但同时意义重大。

岩画研究面对四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是什么族群;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动机制作了这些岩画;这些岩画属于哪些已知的考古文化。

近年来,许多关于中国岩画的著述实际上是在有意回避这些基本问题。媒体一般处在望图生义的阶段,不足为怪。而相关学术界则习惯于泛泛而谈。谈发现,谈保护,谈意义。因为大家都明白,在无法准确断代的情况下,率先深入研究的人,犹如进入雷区。

老贺深厚的文史知识,加上他在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长期工作的实践,使他敢于面对中国岩画研究中那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记得自多年前李祥石与朱存世两位先生出版了《贺兰山与北山岩画》之后,一直就没有人再撰写系统研究贺兰山岩画的学术著作。老贺的这个研究项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新发现的岩画,结合统计学理论,结合翔实的历史资料,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贺兰山岩画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最新的成果。也是目前中国岩画研究著述中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尽管课题完成之后,对相关的结论还会有争论。但这本书应该代表了目前中国岩画研究的最新水平。是为中国岩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做出的新铺垫。是自宁夏岩画发现之后,对宁夏岩画历史文化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也是他多年辛苦劳累,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工作报告。感谢老贺的夫人丁玉芳女士,在老贺走后,忍着悲痛整理了这部遗稿,也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对出版这部遗稿的支持。

我与老贺因岩画而结缘。近十年来,每年都能见上几次。更多的相处则是通电话。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为了安排一位河南的岩画专家去宁夏参观。没想到半个月之后再给他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她告诉我说老贺刚刚走了。虽然我事先知道他生了病。但此后几次见面,看他的精神尚好,交谈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筹建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博物馆和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事,感觉不到他已重病在身。

我一时无言以对。很难相信,我们之间还有那么多事要商量,还有那么多事要做的挚友就这么走了,一个才华横溢,背负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的刚毅汉子就这么走了。

平常见到老贺时,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干这干那。而仔细观察,却可以看出他的一脸倦容。数次和他坐在一辆车里,往往聊着聊着他就睡着了。看他的手指也因常年伏案疾书而变了形。谁都知道,老贺满腹经纶,是个在宁夏赫赫有名的学者与实干家,多年来为宁夏的历史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数不清的历史文化项目编纂和建设工作的与他有关。在西夏王陵,在贺兰口,在水洞沟都永远留下了他的身影。而他为人却一直低调、厚道、热情、谦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



的楷模。

真后悔没早点对他说：“老贺，你就少应点事儿吧，别那么好说话，长年这么辛苦，你吃得消吗！”

在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上，我又看到了许多老朋友，而唯独再也看不到老贺了。想起当年和他一起在这里拔沙葱吃，一起寻找细石器工具，听他讲述建设规划的诸多场景，不禁黯然伤神。

愿老贺的在天之灵能欣慰地看到他生前为之奉献的事业，在今天已结出累累硕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2012年4月

(龚田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